



乡村的热烈生活

——常山美丽乡村建设的探索实践

县委报道组 廖小兵 汪峻 胡江平

核心提示:城镇化加速推进,农村如何留住人气?我们制定美丽乡村规划,农田区、生态区、文化区,有赏有玩;我们敢于转变思路,让村民有盼头、有赚头、有奔头,沉睡的土地和大山又被重新激活。乡村为何要美丽,乡村如何更美丽?行走在常山乡间,激荡着的是清晰而有力的回答。



徐村风光引影友采风创作。方均良 摄

乡村华尔兹

招贤镇高埂村村里的生活污水处理工程计划10月完工,前段时间雨水多,现在要抢进度,村民毛良仙忙着监督项目实施。她说:“这是我们自己建的工程,为自己家里干活,你说我能马虎吗?”

毛良仙所指的是“村级工程集体建”,即村级工程由村集体负责建设,毛良仙是村集体派往工程项目的监督员。工程保质保量完成后,节省下的资金还能投入到村里的其他公益事业上,因此毛良仙特别上心。

这个集体经济收入几乎为零的村,从2003年以来,村级工程一直采用集体建模式。今年,箬溪自然村的路灯安装费3.5万元,新文体活动中心场地平整费5万元,还有水库加固先期政策处理7.8万元……很多项目资金都来自历年集体建的结余。

为此,高埂村村支书兰冬生为我们算了一笔账,在保质保量的前提下,除去材料和机械费等这些必要开支,其他都变着法子能省则省。村民投工投劳等算下来,一个项目能节约30%至40%的资金,钱归了村集体,群众也越干越有劲。

过去,村里做什么工程、谁来做,群众几乎没有发言权,集体建就像村民自己跳起华尔兹,充分发挥,各抒己见。定下方案后,便监督实施。金川街道徐村村打破水泥地,铲菜地种花草时,70多岁的周金妹带着几个儿子和村委会唱对台戏,房屋边角地反复种菜。但是当家户户门口花草一新,村民啧啧称赞时,周金妹身边的绿化也不再反复。

为民服务员

怎样让村民把集体事当自家事,人人参与?芳村镇下猷阁村村支书徐志坚琢磨出了新点子:

以前做事是村两委拿方案,村民代表决议。现在不同了,村里要办事业,最重要的就是要“闹大”,在广播里喊,提着喇叭喊,直到家喻户晓,“首先是让村民都知道这个事,其次是听他们发牢骚,然后就会有人提出中肯的意见,再拿方案让大家一起讨论,最后做出决定。村民全程参与,自然当好自己的事,也更加有责任心。”

“五水共治”过程中,各家门前的雨污分流沟要自己挖。村民代表会决议后第二天,80多岁的老党员周金寿,自个人抡起锄头;常年在外村民徐拥炳听说此事,专门雇人开挖。就这样,一家家、一户户,雨污分流沟都挖好了。

徐村与县城相邻,溪流环村而过,在外经商办厂的能人一大批,村委员会主任连续5届没有一个连任过。新一届村班子上任后,办企业出身的村支书叶继强、村主任徐有德深刻反思,要改变一盘散沙的局面,互相支持干番大事业。

怎么干?村班子思前想后,觉得自己富不算本事,大家一起富,让村集体富才是真本事。“我们就把村当作一个公司来经营。”叶继强试探性的想法得到了两委班子的认同,他们定下打造洁美第一村、建设沿江旅游风景线的目标。随着文化公园、亲水平台、沙滩生态修复、漫步道等建设,徐村的美丽乡村建设变得越来越有吸引力、凝聚力。

问一问,无论是具有区位优势、自然优势的徐村,还是多年在全镇倒数第一的下猷阁村,翻天覆地的变化来自哪里?

乡村回答的声音是,政府做好“服务员”,为农业、农村、农民松绑,为农民群众的一切创新创造大包容、亮绿灯。

富民落脚点

结束了一天的漂流,黄塘溪

渐渐恢复平静。朝夕之间,新昌乡黄塘村能卖300张门票,全村240户村民,每户有4元左右收入。若漂流继续火下去,参股的村集体和部分村民很快会有分红。山野好风光变现为农民实实在在的,村支书廖红俊在疲惫中透着笑容,美丽乡村不是拿来看的,还要是会生出钞票的。

美丽乡村要有经营理念,在推进美丽乡村建设的探索实践中,几个村不谋而合。他们的做法是:“集体+农户”组建公司,以资本与资源入股,采取农业综合开发和乡村休闲旅游结合立体发展的方式,集体创业,共同致富。

去年4月,下猷阁村成立牛角农业开发有限公司,村集体出资51万元占股51%,村民以“土地折价入股”,村中85.6%农户加盟其中。收益的一半分红给村民,其他用于村里的公益事业以及养老金、退休金福利支出等。

公司在本村雇佣了30个村民,负责垦种土地,62岁的村民徐金根就是其中一员,他说:“以前我一年种田的收入也就900多元,还要除掉人工费、农药化肥等成本。现在我用家里的1亩田入股,每年可以分红700元,再加上每月2400元的工资,年收入就变成了3万元。”

集体事业是大家的家业,就要激活资产和资源等各种要素,让群众在参与过程中得益。下猷阁村原先土地大多抛荒,现重新得到了利用。黄塘村则是用风光换钱,“生态环境资源是共有的,‘资源’也应当入股。”廖红俊说,村里在黄塘溪上开辟漂流项目,除了30万元村集体资金参股分红之外,规定每张门票还要拿出三四元,作为全体村民的固定收益,这样,村集体和所有的村民都成了利益共同体。

尽管前景还有待观察,但黄塘全村仍有32户村民入股。60多岁村民黄土凤等几家人并不富

裕,依然挤出3000元钱入股。6月初,黄塘旅游景区开发有限公司组建,8月6日开张营业。

而在徐村村打造的旅游风景线上,精明的村民已经抢先开始赚钱。河滩上,吴小平购置起橡皮艇、沙滩车、烧烤工具,搞起了亲水娱乐项目,“火爆日子里,一天毛利有千把块。”岸边,路上,时常能碰到挎着篮子,前来兜售时令果蔬的村民。而周边村民开办的“徐村食府”等农家乐,常常没到晚饭时间,包厢已被预订一空。

下猷阁村的牛角农业开发有限公司效益已经显现,刚下市的黄花草菜已带来15万元利润;60亩的向日葵丰收,预计收入近20万元;而10月份豆制品厂投产,牛角秘制豆腐更是增收大计中的主打项目……徐志坚估算,集团公司年内收入将超百万元。

乡野观察

三问三答

廖小兵 汪峻 胡江平

一问主体作用在哪里?在很多群众眼里,公家出钱办事、管事都理所应当,涉及我个人那就是“要我干”。在这种主体意识淡薄、社会风气下,就要让村民自主筹资投劳,让多数人成为项目动力,充当正能量典范。

二问集体事怎么抓?一句话,要让集体经济更强更大。如果村集体经济无正常收入,保运行都存在困难,那么靠自身无力办事,腰杆子挺不起来,怎么抓工作。

三问选择怎样的产业?这些年,项目改变了村庄硬件设施,可没有产业支撑,新农村建设仍只是盆景。只有美了乡村、富了乡邻的产业,才最为符合“两美”建设的要义。

印记

旧时溪,梦中忆

老家粉:许金芳

在梦里,我走进了那片毛竹林,竹叶在风中摩擦,像说话;黄鹂在叫,像唱歌。再往前是水杨林,水杨林的根扎在溪水中,卵石溅珠,水声哗哗,两条黄色鲑鱼在根系与卵石间游动,流水上漂着红的桃花和白的梨花。这是哪里的溪?梦中极力挣扎想起,却怎么都想不起来。梦醒时分,依稀想起也许是水口的那条溪。

长兴县水口乡,西南西北山地丘陵起伏,东部甩出一片平地。水因从岩缝中溢出,水质优良,被誉为“碧泉涌沙,灿如金星”,为唐朝贡水。

上世纪80年代,我刚到水口中工作。源自南麓的那条溪环绕校园,曲水迂回流过,是学校独特的风景。我饮溪枕溪,十易寒暑,溪水抚我如母。在学校成家后,分配给我的寝室临溪而建,推窗是溪。那时校南面,有上千亩的梯级农田,抽水机埠就建在学校边,放水的涵管从我的寝室正中穿过,上游的田依靠溪水灌溉,床底下咕嘟咕嘟的流水声空空作响,室内冬暖夏凉。窗外风栽杨柳,终年清水流淌,舒适的环境伴我一起读书吟唱,还有那对明天的梦想。

溪中间我用沙石下功夫平整出了一块平地,早晨起床,经由石块跳到上面,舞拳弄棒,锻炼身体;中午妻子下班回家,溪边的水花树下有淙淙的泉水流出,我们汲水而煮;暮晚我赤脚涉水,到溪中偃伏露面平坦如砥的大石头上,掬水洗脚;夜晚批改学生作业,搨

晃的灯光照在溪水上,窗外星垂平野,月照浮渚,对岸人家灯火闪烁。

溪边东一个西一个的泉眼汨汨而出,清湛湛的泉水潺潺向上冒泡。石缝中爬出的螃蟹,在溪水中爬行,筷子长的洞花鱼三五成群,黄色的刀鳅嬉戏寻欢,青蛙石蛙不时来凑个热闹。还有深青色的溪鱼跃出水面,翻个身又落入水中,激起一圈圈的波纹,使水中的树影晃成一片。溪水也是孩子们的乐园。每当夏秋,打水仗、漂竹棒、摸鱼捉虾。一次城里来了客人,带来了两个小孩和我5岁的女儿一起玩,我拿了竹竿和学校的大木盆,带他们去漂流,木桶中跳进了一条2斤多重的大鲤鱼。

我的记忆中,就是这样,诗意的小溪,是古老的自然水道,自然的生态与人文的情怀,营造了一幅“溪水长清游鱼可数”的美丽画卷。

进入新世纪,农家乐遍地开花,人为的原因及发展的顾此失彼,那条溪的水质受到了破坏。我盘桓在溪边问溪水,洗衣的女子哪里去了?溪中的鱼虾哪里去了?清晰而落寞的捣衣声是何时消失的?溪水无言以对。

世代居住在溪边的何大伯说:“十几年来,地下水过度开发,秋冬时溪水经常断流,活水变死水,水的味道越来越难闻。幸好这几年政府加大了治水力度,现在晚上偶然也能重听蛙鸣声。”

水口的那条溪有我青春的印痕,几十年来我不知有多少次梦见。此刻的我,眼神落在溪水上,残存的梦正在追回。

小村堂,仍静好

老家粉:方无隅

人世俯仰,总恍如遽然一瞬。回想起来,我离乡求学已10年。如今已经毕业工作,飘零在外,常使我有逆旅之感。惟东村的点滴风物,使我梦寐萦怀。

东村是我绍兴乡下的小村堂,三面环山,农家迤迤散落在山腰。村后是云窝山,雾气深锁,田畈隐入高林。村前是下沉的坡坂,畦径四散,一路滑向碗脚尽处。我每日起早,天仍蒙蒙亮,远山蓝白一线,渐淡的云雾慢慢渲了层朱砂。山里的鸡禽刚出窠,在庭前兜圈觅食,雄鸡振振羽翼跃上晒衣裳的晾竿,嗷嗷打鸣。祖父已经烧好早饭,清香散入老宅穿堂。

这时,村头的广播也响了,我在堂前摆好条凳,掸掸桌椅上的轻尘,祖母边端上碗盏边唤我:“过来排排坐,吃好快去学堂。”无论岁月如何流转,世间最暖人心也莫过于至亲关切的叮咛。我家里饭蔬总是简便,所求只是饱肚,何况农忙时节多,吃饭往往是最不紧要的。祖父会提前在我的饭盒中淘好米,那时村小没有食堂,只在灶间置备了一个木制蒸炉。学生饭食都得自带,一勺笋干菜和豆腐乳就拌着一盒满满的饭,我吃得滋味香甜。我出门不久,祖母将碗盏收拾妥当,也荷

锄农忙去了。

我儿时邻村上学,出门往东行,走半小时即到学校。山里晨雾还未散尽,雾里有青草气,道旁露水点点,时有鸟雀啾语。那学校叫章家畈完小,完小即完全小学,一到六年级皆有,一个年级一个班,一个班廿余人。那是邻近四个村堂唯一的学校,算是麻雀虽小五脏俱全吧。

长辈常诫勉:“小人勿要皮,好好读书有出息。”我那时从未曾想读书要为了什么出息,上学就是上学而已。让人欢喜的是,日子像一碗端平的清水,澄澈得让人心里有底。

夜归放学,我总是不紧不慢。祖父母在田间培壅,我回去后仍得出门牧羊。到家常有时饥腹难耐,我便拌一碗酱油饭。这是母亲教我的吃法,她还喜欢再调半勺猪油。酱油饭常使我想起衣食艰难,小时候,我对酱油饭的喜爱自然没有对鱼肉菜蔬的喜爱多,只因父母在城里辛苦挣钱,也便不再觉得清苦。

前几日回东村,坐着汽车径直到了村口。我走走停停,眼见道旁草已长,村后林愈深,都说世间最易物是人非,其实付之流年的何止是人。曾经的村小、夜归远牧的羊群、梁上呢喃的燕雏,都已不再。惟东村岁月静好,仍在。

人物

田园夫妻,苦乐相随



“田儿长,田儿方,金黄的稻谷摇得欢;一只桶,田里放,勤劳的夫妻收获忙。一箩箩,一筐筐,丰收的喜悦写脸上……”这几天,在庆元东部山区,农民们正忙着收割稻谷,多数为夫妻“二人转”,丈夫弯腰割稻,妻子拉桶打谷。 记者 吴晓鹏